

李鴻球主編

世界集刊

楊家駱著

狄岱麓
與
李石曾

世界書局印行

上海圖書館藏

上海徐家匯
藏書樓
Bibliotheca-Zi-Ka-Wei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8 4134B

「爲李石曾先生而夢」解題

楊家駱

「爲李石曾先生而夢」一作，其總命名頗不合中國人爲作品命名的習慣。所以當第一二版在四川印行時，雖然銷行至快，但友人看了書名而未及詳閱內容時，往往向我詢問其命名的意義。現在我將引言及各夢分冊在滬印行修訂的第三版，其第一冊引言——「狄岱麓與李石曾」亦陞爲一冊的命名，或亦會遭遇同樣的詢問。所以特再補上一篇這必不可少之解題。

李石曾先生最近四十年中從事世界文化思想的溝通，中國學術教育的建設，在中國甚至在世界上是爲很多人所熟悉的一個思想家和文化學術教育等工作的領導者。尤其在熟讀「孫文學說」的人，更知道他曾對中國思想革命與世界飲食革命有過重大的貢獻。但這些並不足說明其事業學說與人格的整體。易言之，祇是他的事業學說與人格之陸續表見的局部。那末，究竟他的事業學說與人格的整體是什麼？我這本書固然目的祇在寫出我所受於石曾先生事業學說與人格的感召，亦不足完全表示出石曾先生的事業學說與人格的整體，然而確不失爲窺見那整體的一個途徑。我想當每一讀者讀完了這書的引言和那些狂夢後，不會冤枉我這是「真談」之詞。

至於十八世紀的狄岱麓先生，在法國，在世界，都是一個常常被人懷念的思想家著作家。然而在中國却遠不如他所領導之學典派中的孟德斯鳩服爾德盧騷諸人之比較的耳熟。尤其是孟

德新塢盧騷，自經嚴幾道譯介他們的名著法意民約論之後，幾乎每一個小學生都知道他們的名字。狄岱麓反而埋沒在他那曾經「火光四射」的三十幾本千頁大冊的巨著中。雖然經李石曾先生多次介紹，漸有知者，終因他的著作，絕無譯本，大家在未見廬山真面目的感想中，還是把他淡忘了。先君紫極先生在公元一九〇八（光緒三十四）年，雖因受了石曾先生介紹的影響而以十四年的長時間從事譯述，未及完成，亦復齋志而歿。所以狄岱麓先生仍然在中國學術界的長夜中隱藏着。

李石曾先生大家知而不真，狄岱麓先生大家聞而已忘。這兩位先生可以說是同型而可並論的人物，而同為先君和我的啓示者，尤其對我是終身事業決定的原動力。然而我寫這本書，祇是表示我的「獻曝」之微忱嗎？不然，狄岱麓先生固然已經是歷史上的人物，而李石曾先生正在從事一世界莫大專業的創導與實踐，將成影響於今日世界及未來世界的每一個人。不惟一個在領導下的從業者要了解他，而且今日世界及未來世界的每一個人，也應了解他。這本書或不失為那了解的起點。

在此讀者會感覺我廢話太多，究竟是否可以用幾句簡單的話，說明這兩位先生的整個貢獻在那裏？本來如果可以用簡單的話把他們整體貢獻說清楚，我也不用寫這些冗長的引言和繁多的記夢式的小說了。假如我說：「他們是學典(Encyclopedia)舊譯「百科全書」，經石曾先生屢次改譯而定稱為「學典」，但本文中對於那些「公司型」的學典，仍譯稱「百科全書」的主編者。」你們又要講：「算了吧！百科全書多着呢，又何值這樣的嚕噓呢？」在此我要鄭重的告訴

你們：「狄岱麓學典是『文藝復興的紀念碑！自由世界的導路牌！』這兩句歷史上的結論，雖然還不能盡狄岱麓先生的偉大，然已得其近似。至於李石曾學典，並非一般所習見的百科全書之類，而係建築在一個簇新的世界哲學與方法論之上，其結構完全不能以一般書籍來比擬他。這部永不完工的巨製，將成爲到達大同世界的橋樑！」

或者有人會再問：「這部學典方在開始刊印，怎樣就見得能有如此偉大的功能而預爲比擬呢？這固然要等讀者讀完這引言和記夢式的小說後，纔能明白的。但是這偉業是要集合世界人士的努力，纔能逐漸完滿的達到，我們爲獲得同道起見，纔將這本書刊行。因爲你們在未明白他那簇新的世界哲學與方法論之前，你們自無從來作我們的同道。但在此我又要鄭重聲明一句：「我這本書，祇是寫我對於他那哲學與方法論的認識與引伸而已，或並不能代表那哲學與方法論的全部，然而終不失爲初步認識的途徑。」況且他的成功，是可用其哲學與方法論來預卜的。石曾先生在幾年前，在紐約用英文發表了一冊新著的「世界學典引言」，照譯在世界學術界中，成一無比的彩虹。在國際間已成一種公論，如南北美主編「自由世界」雜誌的實理衛何篤修兩博士，均盛稱之。實理衛說：「這是本世紀中的傑作，有如孟德斯鳩法意盧騷民約論之在十八世紀一樣。」石曾先生猶以爲此係產生於友誼關係下的主觀，繼而接到素不相識的世界文豪韋爾斯的贈書與電報，韋爾斯在其論世界學典的一本名爲「世界思想」的書上，題贈石曾先生，謂世界學典引言，爲「一可贊賞之作品」，而且謂爲「實獲我心」！韋爾斯是一個舉世傾倒的世界史家，同時也是一個深刻而不留情的批評家和預言家，絕不會對一個遠隔重洋的學生

平的中國人來貢獻。而且他素來覺得一部理想的世界學典，是解決世界問題的關鍵，他屢屢在文字上提出他那強烈的要求，但他並未及建立一世界學典的哲學和方法論。他的著作，多含有世界學典部份的性質，所以無怪他當看到石曾先生世界學典引言而有空谷足音之感。其見解多與石曾先生不謀而合，殊途同歸。此亦世界文化界上的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實，有如當年達爾文瓦拉斯不期而同的發明進化學說一樣。我從業於學典亦十六年，妄附於石曾先生的忘年交之列，亦已十年，日日皆在學典哲學與方法論的思考紛擾中，至此纔渙然冰釋，有聞道恨晚之感。我雖對石曾先生的學說久已傾服，但石曾先生亦或視我爲竇理衛與何篤修。我原不敢自信其中不夾有若干友誼的主觀，可是當聽到韋爾斯的客觀公論後，不惟使石曾先生增強其信心，同時亦增強了我的信心。

本來，石曾先生的世界學典哲學及方法論，亦非深奧難明的學說。但一般人爲過去煌煌巨冊的百科全書嚇倒了，已有一先入之見。對於這個名詞，已在無形中塑定了一個凝固形式的觀念。所以一談到石曾先生的世界學典，就會聯想到是那一類的東西。這是深中了那些「官書型」和「公司型」百科全書的流毒所致，我們想一變舉世的既成觀念，而使之重建一簇新的觀念，自然非三言兩句，可以完事。然而如若用學術式的論文或辨證來說明牠，又會使讀者感覺到枯燥而繁瑣，於是使我聯想到狄岱麓先生曾寫過一書，名爲「達倫貝爾之夢」，以寄託其思想。因而我決定先採用記夢式小說的體裁，來自由抒寫關於我對石曾先生學說的認識。同時我本是一個喜歡旁涉博覽而耽于狂想的人，但十六年來，日日從事於學典編纂的實務，尤其在幾歷艱難疑

慮叢生的長途上，時時想避免未成熟的主觀，屢入在編的學典中。這種對自己思想抑壓的痛苦，實在難以形容。自從以平日持而未發的見解，證驗於石曾先生有統系的思想中而無大扞格後，於是膽大氣壯，倡言無忌，那狂想如決江河，奔騰澎湃，汹涌而前，沛然莫禦，事實上亦非假這記夢式的小說，無法收拾於楮墨之中。達倫貝爾是狄岱麓學典的副主編，狄岱麓的達倫貝爾之夢，其實就是狄岱麓之夢。我既不敢信我所寫者能代表石曾先生學說的整體，所以當石曾先生尚在紐約，我尚在四川寫此記夢的一部份寄美國時，亦稱「李石曾先生之夢」，但當我印刷發表時，却以為改名「爲李石曾先生而夢」，較爲妥當。至於引言命題爲「狄岱麓與李石曾」，因在十八世紀學典學派，狄岱麓先生爲主動；二十世紀學典學派，則李石曾先生爲主動，他所主編的學典，雖印行方始，然而他確已作了比狄岱麓先生更長——歷達四十年之學典研究與準備的工作。所以相提並論，實一必要。同時我們這裏舉出狄岱麓，亦即無異舉出了十八世紀學典家孟德斯鳩、服爾德、盧騷、狄岱麓（以生年前後爲次）諸先生等；同樣的，舉出李石曾先生，亦無異舉出二十世紀學典家吳稚暉、蔡子民、張靜江、李石曾諸先生等。這些名字，確足成爲法國、中國以至世界的學典家之前驅的徽幟。當思潮初初掀起之時，誠然祇如那很少的發酵微菌，然而當他投入於世海之中，將立即引起化學的反應，呈顯一敏速的催化劑作用。現在我是已中了誘因繼續着他們在發酵，如醉如狂；同時虔誠的默禱着，祈求在這本書中，散佈出無數發酵微菌，使這世界全體一醉，而成爲學典的世界，立體的動作的學典世界——大同世界！

楊家駱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七日晚寫於上海世界社四樓中國學典館上海分館

狄岱麓與李石曾「內容綱要」

一 狄岱麓學典

- 一 「文藝復興的紀念碑！自由思想的導路牌！」
- 二 「學典派」及其貢獻
- 二 法國辭書特有功能的由來
- 三 「替每一個人建築了一所大學！」
- 三 狄岱麓學典之中譯
- 三 狄岱麓他著及研究狄岱麓的著作
- 四 狄岱麓的方法論
- 五 狄岱麓方法論基本觀念的六個特性

二 狄岱麓前後

- 知識世界
- 學典的雛形時代——亞理士多德 華羅 畢義列 「新舊約」 伊索多亞的雛形學典

阿剌伯人雛形學典式的譯著 馬格那 R·培根

六

學典領導自由思想的時代——F·培根 狄岱麓所受F·培根的影響 阿爾斯特的

「世界學典」 李石曾先生的「世界學典展覽會」 厄士「科學文藝學典」 「英國學

典」 「納爾遜活頁學典」 韋爾斯的世界學典功能論

九

三 石曾先生學典新體未建立前我的學典方法論

「史纂」

一五

學典式的治學法

一六

「辭典館」的設立

一六

學典譯名史——類典、百科全書、辭典、事典

一六

體、象、事、念之本質、構成、敘列、認知的型範之研究

一六

「時空類名說」之成立

一七

表示知識與經驗之整體性的「通論」與「通史」

一八

中國印度對知識與經驗的清算方式

一九

中西文化之清算攝取與配合及世界文化之創導等工作的綱領

二〇

四 石曾先生的學典方法論和我寫作「爲李石曾先生而夢」的動機

- 「辭典館」十五年來艱苦的奮鬥……………二一
- 香港之行……………二二
- 誠摯的長函爲辭典館的新原動力……………二三
- 石曾先生著「世界學典引言」……………二六
- 「世界社」的貢獻……………二六
- 石曾先生的學典方法論爲人類史上重要的發見與創造……………二七
- 自然世界 學典世界 大同世界……………二七
- 人類不滅世界學典亦無出完之時……………二八
- 各種文字的版本和一種文字版本上的他種文字「簡編」……………二八
- 每冊自爲單元隨知識的增長以增長……………二八
- 問題者無妨多冊……………二八
- 整體與單體問題是同時解決的……………二九
- 「通論」「辭典」「綜覽」三大部……………二九
- 原著的全貌保存了……………三〇
- 「自然本」……………三〇
- 「圖書館本」與「袖珍本」……………三一
- 世界學典暫用的定義……………三一

世界學典的立體化與動作化

三二一

世界學典對世界大同貢獻之預期

三二一

「達倫貝爾之夢」與「爲李石曾先生而夢」

三二一

狄岱麓與李石曾

楊家駱

——「爲李石曾先生而夢」引言

一 狄岱麓學典

記得十五年前，初讀十八世紀歐洲史時，見那沉重書冊之一卷上寫着一個頌揚式的標題：

狄岱麓（Denis Diderot 1713—1784）主編的「學典」（L'Encyclopedie、舊譯「百科全書」），是文藝復興的紀念碑！是自由思想的導路牌！

其記載大意如下：

一七五一——一七七二年間，主編學典的狄岱麓在迭經禁燬、逮捕，和警察監視等窮困艱危的環境中，以一貫的努力，終於出完了二十八冊（按此係指法國版，一七七七年印畢的瑞士版則分爲三十六冊）歷史上最光榮而功能最廣、影響最巨的學典！

這部書將十八世紀及其以前歐洲的知識與經驗，施以大規模的清算。立了幾萬個命題，於某一命題下作一或詳或簡的論文或解釋。狄岱麓時代所有的學術與歷史，都網羅在這部書之內了。

其時達倫貝爾 (Jean le Rond d'Alembert 1717—1783) 任副主編，麥萊勒 (Merlet) 主持神學部份，荷爾巴赫 (h. Holbaed) 主持生物學部份，馬孟德 (Marmontel) 主持文學部份，盧騷 (Rousseau) 主持音樂部份 (後以意見不合離去，一七七六年另著「音樂辭典」*Dictionnaire de Musique*)，魁斯奈 (Quesnay) 與杜爾閣 (Turgot) 主持政治經濟部份……，孟德斯鳩 (Montesquieu)，服爾德 (Voltaire)，龍第亞克 (Condillac)，愛爾惠特 (Helvetius)，康多塞 (Condorcet)，畢宇豐 (Buffon)，賴克爾 (Necker)……等均為重要的撰稿者與編纂者。這些人當時大部份被稱為學典派 (Encyclopaedists 舊譯「百科全書派」)。他們每一個人學術思想都有其特殊的貢獻，影響後來的法國革命，以至全世界的革命；影響近二世紀間之政治組織與思想解放；啓蒙運動 (Enlightenment)，因以成功；自由世界，得建始基；其豐功偉業，至今巍巍具存，霑溉及於每一個現代的人。但是我們最應知道的一點，他們每一個人的造詣，大都與其從事學典工作有關，而學典又集其大成。所以學典雖成於衆手，但均有其一貫的立場。這立場與其說屬於思想方面，無寧說屬於方法方面。

原來這部書有異於後來「官書型」及「公司型」的百科全書。法國在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初葉，已有用辭書形式，一面介紹一般知識，一面加以特殊批判的先例。如十七世紀中葉「法蘭西學士院」(Académie Française) 為確立美的趣味與文藝批判的基準，刊行「學院辭典」(Le 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一六九七年佩耳 (Pierre Bayle 1647—1706) 為闡明其理性之順應與破壞過程的懷疑主義，而矯正社會對哲學、神學、歷史、地理、倫理、神話……等名辭的概念，出版「歷史批評辭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狄岱麓學典頗受其啓示。在狄岱麓學典出版中，一七六五年服爾德在參與學典工作之外，又刊行其名著「哲學辭典」(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先是，英國為修訂「康伯士百科全書」(Encyclopaedia by Chambers)，遂請狄岱麓參加工作，因此引起其

另編一完善的學典的動機。到狄岱麓，「學典」始成一完善的體裁，所謂官書型及公司型，在形式上雖一如狄氏之所作，而在實質上，前者僅爲「資料彙編」；後者僅爲「論文叢刊」而已（故我們仍從舊譯稱之爲「百科全書」）。

歐洲學術其時尚大部份封鎖在僧侶與貴族的古廟和象牙塔中，自從這部學典出版以後，打破了特殊階級對求知權利所加的封鎖，打破了各種文字對智慧交流所予的隔絕；打破了「凝固的主觀」對智慧發展所加的幽閉。誠如服爾德所說：「替每一個人建築了一所大學」！而荷爾巴赫在一次集會中歡呼：「我慶祝每一個人從今天都得了全部智識與經驗的遺產，而且啓導了他們的再創造」！

這些記載比在我書齋中陳列着的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aedia Britannica*）更令我迷惑，我纔知道先父紫極府君從一九〇八（光緒三十四）年到一九二一（民國十）年見背前，從事選譯那過時的狄岱麓學典和狄岱麓他著的意義；我纔開始自封閉數年我從未打開過的書櫥中，將那未經整理近兩百萬字譯稿的手澤細讀一過。

從狄岱麓學典序言（達倫貝爾撰，一七五一年出版）及其第五卷「學典」命題下的條文（狄岱麓自撰，一七五五年出版，共佔二十八頁的篇幅）；還有狄岱麓他著如達倫貝爾之夢（*Le rêve d'Alembert*）、自然說明之思想（*De la Sufisance de la religion naturelle*）、哲學思想（*Pensées philosophiques*）、價值及德論（*Essai sur le mérite et la vertu*）、盲人書簡（*Lettre sur les aveugles*）、致法耳哥納書（*Lettres à Falconet*）、致荷蘭小姐書（*Lettres à Mlle Holland*）諸書，及其與荷爾巴赫等用米拉坡（*Mirabaud*）假名共同於

一七七〇年發表的「自然之體系，物理世界及精神世界之法則」一書（這本「自然法典綱要」，目前一般人多把他繫在荷爾巴赫一人名下，其實這書大部分和最後一重要的篇章，皆出於狄岱麓的手筆）；再加上羅生克蘭（Rosenkranz）著「狄岱麓的生涯與著述」（共二冊，一八六六年來比錫版，此為研究狄岱麓最重要的書），及摩黎（Morley）著「狄岱麓」一書，我們可以看出其方法論的基本觀念。

狄岱麓在學典緣起中說：

這部書目的有二：一、既名學典，自須將人類系統的知識與其他有關的知識，一并申述；二、既是包括科學藝術各方面，則於其理論與實際，原則與細目，均須完全具備。

在別處他又說：

哲學是理論的綜合，歷史是經驗的綜合，學典是理論與經驗的綜合。因為他的主旨，在將人類智慧的產業，加以清算，而完畢創導的過程。質言之：他能播送一切創導者的貢獻，和許多累積的經驗於每一個人，因而成爲推進文明的力量，更培植其智慧的自由發展；節省其不必要的東翻西檢的時間，而使成爲再創造之力的源泉。所以學典不是一個天才者著書立說的成品，而是一切天才者收穫的結集，且又經過大規模之分析與歸納者。我們好像是一個掌管以知識與經驗爲財產的世僕，當幼主向我們諮詢某一財產的情況或提取某一財產的收益爲用度時，我們除儘量的敏捷的告訴他之外，而且說明其豐富和利弊的情形。

我們深感所謂某一知識與經驗的類系，恰足表示其爲限制在某一意感下的概念，意感不同者，其類系亦隨之而變。從亞理斯多德（Aristotle）主張把學術分爲歷史、文學、哲學三大類後，直到現在，對

知識與經驗之類系的觀念，已不知改變了若干次，亦可見所謂類系的遊離性和跨越性是如何的大。學典如果再蹈過去純以類系為處置知識與經驗的故轍，不惟對於衆多的知識與經驗處理上，發生極大的困難，而且表示了編者以自己的意感去限制讀者智慧的發展。在我們的眼中祇有無數知識與經驗的「權稱單體」，謂此「單體」為「權稱」者，因為在所謂「單體」的本質上，原無一可以獨立，不過權就其現象顯著時加以命題命名而已。以某一命題命名為中心時，均可與其本質有關之上下前後左右的另一命題命名的內涵，構成各色各式不同的類系。有如一種物質滲入各種不同的他體時，可成各種不同的新體一樣。所以學典的序列，與其捲入類系糾紛之中，使讀者受「凝固的主觀」的障蔽，不如按其「權稱單體」的命題命名文字符號之機械次序（文字符號之機械次序，由歷史發展已成全體共認的習慣而無可更易，亦不必更易。——駱按：上係原註，指以字母構成之文字而言，在漢字則尙須慎選一完善而共認的檢字法，在沒有完善而共認的檢字法之前，祇有暫用共認而不完善的筆畫寡多和部首先後滲合的檢字法，而比較善和較為多數採用的他種檢字法編列索引以輔助之）去排列，在某一命題命名下，從其內涵上，敘明其上下前後左右之相關性，讓讀者循其相關的命題命名，各作自由的配合，而促成再創造的機能。但以前意感所構的類系，並非全無價值，我們亦把他看作一個「權稱單體」，而各按其命題命名為平等的臚列。

我曾對狄岱麓學典臚列其方法論的基本觀念為六個特性如下：

- 一、包括其時空限制內所有的表示知識與經驗之每一體、象、事、念，因其係一不可分割的整體。
- 二、然人類因壽命環境和官能的質量限制，在序列與認知時，不能不有一先後次序。類系既不全可靠，於是選用按命題命名的文字符號為排列次序。

三、在這種序列中，爲求顯現其第一項所稱之「整體」性，在每一命題命名之下，除述其所代表之體、象、事、念的內涵外，更涉及其他相關命題命名而述明其相關之點，循此輾轉尋求，類系各面，均可明見。

四、各體、象、事、念因循其命題命名輾轉配合，有如一物質投入他體而成新體一樣，新的體、象、事、念因以構成，此爲再創造之重要過程。

五、怕人爲「凝固的主觀」所幽閉，提倡自由主義。此書即爲一自由主義式的著作，而自由主義亦遂爲此書之主要意感。但此意感是獎助意感的自由發展，非限制意感於此意感之中，故無其他意感的流弊。在這方面我們與其說他的成功是一種思想，無寧說他的成功，是一種方法。

六、囊括一切知識與經驗，刪繁就簡，撤去階級、文字、類系的藩籬；即從工具方面說，質量俱佳，排列有序，省下無限的精力與時間，以爲再創造之力的源泉，即此一端，亦非他體書之所可及。

一一 狄岱麓前後

「學典 ENCYCLOPEDIA 在希臘原文的含義，係指宇宙間一切知識而言，易言之，卽「知識世界」。以著作方式將知識世界容納於一書中，而未具備具如狄岱麓學典之形式者，我們姑稱之爲「雛形學典」。這一類書在西方和近東以亞理斯多德 (Aristotle 384—322 B.C.) 的門人爲其所編的「工具」(Organon) 一書爲最早，分範疇、解析、雄辯、駁詭辯五篇(解析佔二篇)。稍後則有華羅 (Varro 116—27 B.C.) 畢義列 (Pliny A. D. 23—79) 所著書：

華羅在羅馬共和時代爲該城管理圖書，他以享有約九十歲的高壽，著書七十四種、六百二十卷，包括文學、演講、通史、文學史、文法、哲學、地理、農業……等，當時所有的知識部門，都會在他的筆下寫成著述，現僅存拉丁語研究 (*Lingua Latina*) 三十五卷中的六卷，和農業之研究 (*De Re Rustica*) 的全部，是他八十歲時用拉丁文以對話體寫成的。畢義列的自然歷史 (*Natural History*) 共三十七冊，內分二四九三卷，係參考百餘人的著作二千餘種而寫成，爲中古最風行而共認的知識寶庫，在一五三六年前已有四十三種版本。成於一二世紀的新舊約全書，事實上祇是一部宗教的雛形學典。到六七世紀間伊索多亞 (*Isidore*) 有一部包括黑暗時代各科學術的雛形學典 (*Etymologies*)，曾爲中古高等教育的主要課本。降至上世紀末至十二世紀，阿刺伯人在從中國學得造紙術和印刷術後，曾以雛形學典式著作，替世界做過一樁偉業，雖然他們功成身退，但後人不復爲之表彰，則殊非崇功報德之意。當時他們將希臘的哲學和關於其他學術的書籍，從希臘文和敘利亞文翻成阿刺伯文，各代君主復加以提倡，歐洲的學術界，所以得見古代各種學問的名著，完全虧着當時有這番事業（但是，這些名著的原本，却至文藝復興時代纔出現）。當時若不是阿刺伯人有這些雛形學典式的著作，和希臘人關於醫學及自然科學著作的譯本，古代的那些思想學術，決不能保存到現在。如今幸得保存，此後將永遠不致再遺忘了。只可惜當時阿刺伯人，這種未畢的文明，只如曇花一現，轉瞬使歸銷歇，但他既已把光明暫放，歐洲文明就藉之以爲晨曦了。

在這晨曦中，歐洲立即又產生了兩部雛形學典。一爲多我明派教士日耳曼人馬格那 (*Albert*

Magnus 1206—1280) 所作。一爲芳濟各派教士英格蘭人 R. 培根 (Roger Bacon 1214—1294) 所作。馬格那的著作，後人爲他所出版的全集，共二十八冊之多。他不僅爲一個大神學家，而且他的科學知識，亦遠出其同輩之上。多我明派曾請他寫一部書，使他們易於了解亞里斯多德的學說，但結果他却著成了一部關於希臘哲學家之物理學和力學而附有註釋的雛形學典來。他的科學，並非得自觀察或實驗，而係得自古人的書籍，用其自己的語言和論理學來加以補充。對於其時及其後的真正貢獻，在將十三世紀前半西歐所已得的知識，由煩瑣哲學的立場上爲之作一結束。R. 培根同樣的也寫了一部雛形學典，但不似馬格那僅爲亞里斯多德學說作註釋，而爲真正的簇新的知識總綱。對於那時時代世界觀念的發展，助力極大，可以說是照破那深沈黑暗的一閃光明。他攻擊那個時代的蒙昧無知，而同時又對知識的增殖，予以許多暗示，如輪船、汽車、飛機的製造可能，都一一的舉出了。他熱烈的主張知識結集和證驗的必要，大聲疾呼的說：

不要再屈服於教條權威之下了，直視這世界罷！

並揭發當時四個蒙昧的原因：

第一、是尊重權威；第二、是恪守習慣；第三、是羣衆的盲從；第四、是人性中的驕縱不受訓誨的劣根性。如果能够征服此四者，那末強有力的世界，可豁然開朗出現於人類的前面了！

無怪在他六十四歲時芳濟各派總管將他拘禁至歿前一年（歿時年八十）始予釋放。再看他另外寫的幾本較小的書，如 Opus Majus 第六編，與三百年後 F. 培根 (Francis Bacon 1561—

1626) 的新工具 (Novum Organum) 其態度可說完全相同，而爲其先聲。茲舉一段爲例：

有兩種方式使我們可以得到知識，即論辯與實驗是。論辯可以答覆問題，使我們不再提出此問題；但却不能給我們以證據，亦不能使我們心中確信其必爲真理而不疑。例如對從未見過火的人，說火是能將物件燒燬的，他必不相信，惟有將他的手或物件投入火中，使其確見火的威力，否則他心中是不會釋然的。

這已啓示出學典之必須由紙面的走向立體的動作的途徑之上了。所以他在西方，一方面是學典雛形時代的殿軍，一方面又是啓導學典派自由思想的急先鋒。

上二節所述，我們稱之爲「雛形學典」或「雛形學典式著作」：一則表示即其雛形，已具有如此功能；二則表示他們尙未具有學典方法論之正確的基本觀念。此項正確的基本觀念產生於十六世紀末葉到十七世紀初葉之間，其時人物最令我們從事學典工作者神往不已的，有兩個人：一爲舉世聞名的F·培根，一爲舉世所不注意的阿爾斯特 (J. H. Alsted 1588—1633)。

F·培根以爲當時須得重新對知識與經驗作一番清算功夫。所謂「重新」，即以其所創的新工具——歸納法，替代原日習用的演繹法。其後三四世紀學術思想之日益昌明，可以說多係受其所創的新工具之賜。德人甚至稱爲「一世界指導者」。他計劃著一部大書 (Magna Instaurationis)，這部書共分六篇，僅成了知識之進步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1605) 和新工具 (1620) 二篇，爲導言及方法論部分。至普遍的以其方法實際用於知識與經驗之全體，則爲狄岱麓，故F·培根實狄岱麓的主要啓示者。但狄岱麓在實際工作中，已獲得比他更嚴

密更進步的方法與觀念。最主要的一點，爲F·培根根據人類記憶、想像、理性三種心能，分學問爲歷史、詩文、哲學三大類，每大類中，又分許多專門科目；而狄岱羅則進一步以「權稱單體」的機械次序，代替類系概念的糾纏，此亦係從F·培根的「偶像」說中悟得。F·培根在說明其方法之先，主張要剷除人心中的四種「偶像」(Idols)——構成錯誤或偏見之「凝固的主觀」：

一 族類偶像 (The Idols of the Tribe) ..

二 洞穴偶像 (The Idols of Den) ..

三 市場偶像 (The Idols of Market) ..

四 戲院偶像 (The Idols of Theatre) 。

這四種偶像，簡單些說：一、是由歷史累積下的習慣與觀念；二、是在環境限制下的行爲與意識；三、是由羣聚關係所產生的語言與名稱之遊移的混淆的聯想；四、指各派學說。F·培根以爲每一學說，常故意把其對象編造於其自擬類系之內，就好像編戲一樣，自成一齣。你如有「類系迷」，你就自然而入了他的戲劇中，而爲他所騙了。所以他主張第一必須把一切學說及其所編造的類系都當作一齣戲來看，我們看戲而不把戲當實事，則我們便不會受欺了。狄岱羅學典對四種「偶像」的掃除，爲其書內之一極大的貢獻；而爲對付後二種「偶像」起見，於其書之形式上尤有重要的決定。如按「權稱單體」之命題命名加以解釋，使語言與名稱的遊移性和混淆性無法作祟；不按任何類系排列，免得自己也變成編戲騙人的人，而將各學說及其編造

的類系，亦僅視爲「一權稱單體」，想使人迷於戲中而忘其真實者，也就無所施其技了。其實類系次序和「一權稱單體」之機械次序，同爲歸列清算文化積業的一種方式，各有利弊，不過「一權稱單體」之機械次序，其弊較小而已。然須相輔而行，始能到達最高的任務，而互有裨益。如列名學典派的畢宇豐，曾遊歷於英國瑞士各處採集標本，研究博物學，在五十年代被任爲王家植物園監督，遂有志撰作一大規模的博物誌（*Distire naturelle*）。從一七四九年（早於狄岱麓學典首冊出版二年）至一七八八年（遲於狄岱麓學典末冊出版十六年，即畢宇豐之卒年）四十年的歲月中，陸續寫成出版，共三十六大卷。內分別敘述地球、人、四足獸、鳥、礦物諸部，還有爬蟲和魚兩部是後人替他加上去的。這部書的貢獻：一、在對動物分類提出一合理的方法；二、爲因此工作而產生之生物哲學——「變異說」（*Transformisme*）的建立。他認爲生物的變異，基於環境的影響。拉馬克（*Lamarck*）用進廢退說，達爾文（*Darwin*）進化論，皆係得其啓示。一般批評，認爲其書前部不如後部，但前部曾對狄岱麓學典提供不少資料，而後部則可說是狄岱麓學典的方法和內容幫助了他而始完成的。可見學典派學者並非屏去類系的形式完全不用，不過以辭典體爲其主要的形式罷了。在英國稍先於F·培根的紀伯爾提（*William Gilbert 1540—1603*）著有 *De Magnete* 一書，於F·培根未發表他的著作之前，已經用過歸納法。但紀伯爾提沒有明確指出此新方法的功能，亦沒有對此爲有力的倡導，故歸納法的成立，仍應歸功於F·培根。

阿爾斯特生於納薩（*Nassau*）的赫爾邦（*Herborn*），死於斯圖爾外森堡學院，在世時

以一個教育家的聲名洋溢於全日耳曼，同時也是古今著作豐富的學者之一，他的全部著作，不下二百二十卷，有幾卷總是在一千頁以上。內有兩卷爲「世界百科全書」(Universal Encyclopaedia)，是用拉丁文寫成的，一六三〇年出版於赫爾邦。不惟是他筆下最有名的著作，也是著述史中以一手一足之烈而完成之一部罕有的偉製。這很可警覺我們，縱在沒有大規模的編輯團體共事學典的編撰時，爲證實忠於自己的志願起見，亦應不惜屏絕百務，獨力求此願望爲可能的實現。F·培根想像的體系雖甚偉大，但在履踐其志願上看，則不如阿爾斯特的堅毅篤實，兩人間當時亦未發生相互間的影響。至狄岱麓的理想和履踐，可謂兼有兩人的長處，而沒有其短處了。惟阿爾斯特世界學典拉丁文原著，在歐洲已極罕見，同時他死後不復有多少人提到他，於是他常常被遺忘於一般人之腦海中。

狄岱麓後，以至今日，因爲有狄岱麓學典爲其底本之故，世界各國，煌煌巨冊的百科全書，風起雲湧。但其思想與方法的貢獻，皆未跳出狄岱麓的型範之外。對各國百科全書，普遍介紹於國人之前者，有一九三五(民國二十六)年四月李石曾先生在世界社所舉辦之「世界百科全書聯合展覽會」，各國重要的百科全書和我所著的「中國文學百科全書」等好幾百部，都曾陳列於會中，在此不必開列其冗長的書目。

一八三三年德國哈勒(Halle)圖書館學專家厄士(Ersch)教授倡議編撰「科學文藝百科全書」，自爲主編，助之者有胡斐蘭(Hufeland)葛魯貝爾(Gruber)邁厄(Meier)布洛克豪斯(Brockhaus)……等名家，一八一八年開始出版，至一八七五年出書一百五十一冊

，時距開始編輯已六十三年，猶未告竣。先後編輯人之用意與方法，各有不同，於F·培根之所謂一統，不過表面上求其一律而已。當時主編人似未窺見狄岱麓特加注意的兩大要點：

一、即使不能完備，亦必須竟其全功；

二、必須限定時間，務必成書。

因為知識與經驗認知的界限，日益擴張。累積之數量，日益增加；對此原無絕對的完備可言。在李石曾先生學典新體尙未發明前，凡編輯大部百科全書者，倘不能尅期成書，或所出並不能成一整體，則前功將以盡墮。狄岱麓對此兩大要點，曾於其學典第五卷六三六頁至六四四頁「學典」條中反覆論及。後人所想出的補充方法，如（一）大英百科全書，初版僅有三冊，出版後於狄岱麓學典第一冊二十年，逐版重修，現我所用者爲十四版，此版共二十四冊。因為逐版重修之故（內亦有數版，僅出補編，並未重修），所以它仍能比較的合於今日的需要。又如（二）納爾遜無間活頁百科全書（Nelson's Perpetual Loose-Leaf Encyclopaedia），一九二六年出齊十三冊，因為這部書是活頁，書中的材料，逐年可以加入新的，而捨舊的。但這兩種方法皆非盡善盡美，到李石曾先生學典新體創立後，關於這種問題，已無考慮的價值，後文當詳述之。

在現在一般人的眼中，將學典看成一種純工具書。工具書固爲學典的特性，但非學典派所認的最高功能。能明白此項最高功能者，以英國韋爾斯（H. G. Wells）說得最澈透了：

對普通的人，使其增加幾立方寸的頭腦，延長幾十年的壽命。我們確信一部好的學典，實足使心力

的節省，等於這增加和延長的數量。那末，人類展望中的某種困難，都要如夢消逝了（見中譯本「生路」）！

又說：

想匡救現代混亂的思想界，惟有將那混亂的思想，完全綜合起來。綜合的方法，惟有編輯一部大規模的學典，網羅與社會政治及人類問題有關的各種思想，冶為一爐，不分畛域；任何研究，不加隱晦。蓋思想之為物，宜宜而洩之，不宜壅而閉之。不過編輯學典，需費甚鉅，想完成他，至少需費一萬萬五千萬鎊。這筆大款誠然可以建造戰鬥艦三隻，然而對於人類最有貢獻最有價值者，為學典一冊呢？還是戰鬥艦三隻呢？稍為有常識的人，一定可以辨別清楚（戰前某期東方雜誌補白引查爾斯在一國際文人俱樂部）以會長資格發表的演說）！

而他在所著「未來世界」中，預言此後一二世紀學典的功能：

現在（一世紀後）方把人類腦子的接觸機能重復整理，所得來的，便是把人類腦力的功用大為擴張。——雖然，目前尚不知優生學的發展，是如何的會抓住了很多為我們目前所捉摸不住的事情。

現在不但是磨礪及精鍊腦力，而且還有我們先人心目中或已見到的知識的分量與特質的無限增長。個人的腦力說日臻精巧，而且還有一種集體的腦力，如學典是。這些都是把所知的一切，累積起來，整理起來，有秩序的歸列起來，而備隨時採用。

學典的組織集中於巴昔那那，有工作人員一千七百萬，是人類最可紀念的一件事情。他的瓜牙一方面伸展至於千百萬的調查者、通訊員，在另一方面，使教育的發展，與知識的步驟，時時消息相通。他的發展，非常迅速，因為有着不絕增加的工作人員為他服務，成了人類知識的棧棧。

韋爾斯近著 *World Brain* 一書，是集合他過去發表的有關學典思想的言論而成，他不但最了解學典，而且最會利用學典式的書籍。據他的自傳，那本譽世認為名著的「世界史綱」，不過是他在一年內翻着大英百科全書所寫成的（當然、從其註中知道他也用了些別的書，不過以大英百科全書為主罷了）。這樣說來，當中國尚無好的學典出版時，想產生一部好的中國通史自亦不易。

三 石曾先生學典新體未建立前我的學典方法論

自我對學典開始發生興趣進而研究其方法論之基本觀念並試事編撰時，其中曾經過欽服、欣喜、懷疑、和自構一學典式思想與事業的新體系等四個階段。這個新體系，在實踐上，仍是困難重重，恰於此時，石曾先生的學典新體創立了，我所認為的困難，在那新體上無不迎刃而解，於是我決定採用石曾先生的新體，而在石曾先生領導下為澈底的合作，在此不妨略敘其經過：

二十年前讀書於風光旖旎的莫愁湖畔先祖星橋府君所建的一所別業——文垣中，看到史纂閣上堆積了二十萬卷藏書，和充塞數室的零星史料，使我立下一個志願——矢以終身從事先祖擬作而未完成的「國史通纂」——一部結束中國舊史，擷其史實之要與史體之長的新正史。雖然後來我所從事的國史通纂，已非如先祖當時所想的形式，但實由那形式演進而來。

這時除了鑽研舊史外，爲了覓取新史料而致力於目錄學、文獻學、考古學；爲了訓練對史實分析、去取、貫串、構想的能力，和描寫、表達的技術，而致力於哲學、佛學、文學；爲了明白自然發展和文化構成，而粗窺與歷史有關之其他各人文科學、自然科學。以歷史爲中心而含有學典性的治學法，在我無意中形成了。受了狄岱麓的啓示後，我欽服其見解，而欣喜自己治學法與之相近。幾乎要捨棄過去計劃，而以全力從事於學典的編撰，遂於這一年——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一日設立了「辭典館」（現改稱世界學院中國學典館）。

註「Encyclopedia」一辭的中譯，始見於四十年前李石曾先生所編在巴黎出版的「近世界六十名人」狄岱麓條下，他譯作「百科類典」。先君譯狄岱麓學典時，即從此譯名，稱爲「提氏類典」。其後在中國多將他譯作「百科全書」或「辭典」，因爲狄岱麓原著的副題爲「論述科學、美術、工藝，供學術界人士參考的大辭典」。日本又有譯作「事典」者。當時因「辭典」一辭，易爲一般所了解，於是取「辭典館」爲 Encyclopedia 研究和編撰機關的名稱。

辭典館成立後，我對過去的歷史工作仍不能忘情。而所從事的學典工作，就其已成部份而論，幾皆以歷史工作而始獲成書。事實上亦必相輔而行，始可達到結集知識與經驗之最高的效果，因而徬徨不已的被腦於懷疑的繚繞中。當時思想發展的過程，從下面一段記錄中，可窺其大概：

「一切體、象、事、念的本質，究竟是什麼？他們的構成，有共同而絕無例外的規範麼？如若我們尋了解其本質及其構成規範，那末應爲體、象、事、念之最基本的而且最客觀的敘列和認知方式。」

「我們敘列和認知體、象、事、念，究竟有幾種基本的共通的形式和需要？這形式和需要，他與體、象、事、念的本質和構成規範是否一致？如若一致，他更應爲其最基本的而且最客觀的敘列和認知的方法」。

從哲學、自然科學和歷史中，我看出了每一體、象、事、念爲在一時間一空間內，以含有其性類的元素所構成，構成一體、象、事、念，而引起吾人之注視時，爲便於稱述起見，於是錫以一名稱。那末，我們所稱之爲一體、象、事、念的，其本質實含有時、空、類、名四者，此爲共同而絕無例外的原則。

因之，我們釐列這些體、象、事、念，使有秩序，以便認知與檢索，亦不外時、空、類、名四個形式。異言之，其本質、構成、敘列、認知的範疇，都是一致的。

中國的「正史」從大體上可以說，「本紀」是按時間敘列的；「世家」、「載記」是按空間敘列的；「書」、「志」是按性類序列的；「列傳」是按命名序列的；「表」是時、空、類、名四者之兩者以上交織而成的綱要。撰史者爲避免記述的重複，故見於此體序列中者即不復見於他體的序列中。其實每一記述對象，皆可複見於四體中，而分別表示其先後層次（時）、方位異同（空）、性類關係（類）和單體特徵（名）。

在綜合四體的正史之外，如春秋、竹書紀年以及資治通鑑等是按時間序列的；詩經、國語、國策以及一統志、地方志等是按空間序列的；三禮以及政書、類書等是按性類序列的；易經、書經、說文及辭典、百科全書等是按命名題序列的。嚴格的講：體、象、事、念之機械的客觀的序列和認知方法，實無一能出此四體之外，而百科全書僅爲其「名」之一體。此四體皆會萌其觀念於中外諸古籍中，但既未有澈底的理論基礎，自亦無從發揮各體形式與性能於至盡。

到此於是得一決定：（一）關於「時」、「空」、「類」三體，統稱爲「史纂」，一般史學者盛稱的「圖」、「表」則隨文附見，不獨成一體。因爲圖係以幫助文字的敘述而設；「表」雖可綜貫各體，但其作爲綱領的總有其主體，或以時、或以空、或以類、或以名，而以他項交織之，自應入於其主體的體中。近代史因多可採用直接史料爲骨幹，與多採用間接史料之史纂，應分爲二書，別稱之爲「史稿」，以爲他日續修史纂之用。（二）關於「名」體統稱「百科全書」，至「字典」雖亦爲「名」體，但以解釋每字之形、聲、義、用爲主，與百科全書之對每一命名題作較長之論文者略異，可視爲百科全書的附錄。

如上所述，無異承認某一體、象、事、念爲一「單體」，雖可由排列上說明上闡發其與另一體、象、事、念的關係，但亦無異承認某一體、象、事、念爲一「權稱單體」。固然，權稱單體所表示的知識與經驗，可供我們以應付某項需要之用，但我們有無一方法直接說明其最後整體而瞭然於權稱單體在最後整體中的位價呢？雖人類不能站在宇宙的對方，而一眼瞥盡其至大無外、至小無內和古今變化的一切，然那博學深思的作家，亦可由其知識和想像，運其生花妙筆提供一明確的概念。在歷史爲「通史」；在各科學術爲「通論」。但我們須知金字塔是由面積極大的底層堆至其尖端，史纂、百科全書猶如塔底，通史、通論猶如尖端，既無人能由天上垂一長繩先吊上其尖端的一石，那學術亦必由博始可返約。所以精粹之通史和通論，必經過史纂和百科全書的工作而後始有成功的可能。『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塔底堆得不廣不堅不穩，則尖端一石亦無從高插雲霄而爲千百里外之所能見。

木耳茲 (Meuz) 在其所著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一書中，批評狄岱麗：

對於宣佈所有知識遍播於人間的目的，原已達到；而對於將所有知識構造爲一整體，却逐漸離題太遠！

這也可說狄岱籠的工作，並未完成。因爲一面須由「名」體以外的「時」、「空」、「類」三體之書，盡量發見其時間、空間、性類的特徵；一面須有通史和通論式的序言，以構造爲一整體。達倫貝爾有名的百科全書序言，於此點亦未作到。而美國所出版十四巨冊的社會科學百科全書，其佔首冊之半的長序，實一很好的示範。所以在我的想像中，應冠一通史——「人類生態史」（人類的進化與適應，以及政治、經濟、學術、社會等現象，皆爲生態之一）於史纂前，冠一通論式的長序（想像中應分「真理與人生」、「人羣與國民」、「自然與利用」三卷）於百科全書前，如經之與傳，史纂與百科全書無異。那通史與通論的傳注。不過一般傳注，皆由經義演繹而成，而此則爲山博返約——比歸納法更嚴密些之「集納衡證法」的產品（集納衡證法的解釋，見「爲李石曾先生爲夢」一書中「真理之神」一冊）。

中國印度過去對於知識經驗的清算形式，自亦極爲我們所重視。印度自釋迦牟尼滅度後四十三日，五百比丘開始經律的結集，當時大家尊述所聞，宣讀一過，但後來印度中國等佛藏事業實以此爲肇始。佛藏雖不過是宗教百科全書之一，但在東方，頗具世界性，有巴利文、梵文、漢文、西河文、藏文、蒙文、滿文……等版本，而漢文藏且有朝鮮、日本等刊本，結果次數先後在百次以上。新舊約在譯文種類上雖比牠多，但數量則遠不如牠的偉大。中國自傳爲孔子刪述的六經和劉向歆父子校理的羣書、梁代五世帝王編纂的諸籍，以及自漢以來大部的史籍、方志、政書、類書、總集、叢書等，皆可視爲百科全書雛形時代的產物。其中規模尤大者如永樂大典、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等，其卷帙的繁多，尤足震驚世界。中國和印度所採的清算形式，可以說是原料，而非成品；是枝葉，而非果實。但我們仔細一想，狄岱籠百科全書是如何構成的呢？無非是每人撰作的條文；而條文又是如何構成的呢？無非是以原料經由其組合過程加上執筆者的見解而論述成文的。那末除了執筆者的見解和論述成文外，其採集原料與組合過程，倘先施以大規模的科學工作，自必更稱美備。這裏除去永樂大典爲一粗糙的「名」體、圖書集成爲

一粗淺的「類」體不須再予論列外，我們於此可得一對於原料與其組合過程的步驟：

目 治繁 繼各家目錄而成各式目錄

總要 繼劉向而成「圖書大辭典」

繼紀昀而成「中華全書」

書

校理

繼五百比丘而成「中華一切藏」

結果

繼孔子、梁武帝而結集各書

書的校理、結集，幾乎成爲中國歷代中央政府的職責。蓋由政府辦理，最爲方便，我們擬於詳細計劃後建議政府繼承其往代的職責而從事之。至「目」的「治繁」、「總要」，和上舉史纂百科全書之成，須於機械工作中運其自由獨到之見，仍由民間學術組織進行爲宜。通史通論更須在非雇用的自由生活中完成不可。或問那末史纂百科全書將在「書」的校理結集工作完成後纔能進行麼？我們以爲這却不必。因爲當我們從事「目」的工作時，已能詳知主要原料之所在，即應據以從事史纂、百科全書的編撰，將來政府對「書」的校理結集工作完成後，可再據以修補。在某一局部內，凡有以前已有的知識之新被發見和應予修正的，或其後續得的新知識之應補入的，均可刊行單篇插頁（有幾種書籍是可用活頁本的）或補編或年鑑或月刊或日報來補足或修正他。甚至某一局部在某一時期應完全以重撰本替代其原本，如此則各書始可時效永存，萬古長新！

在現代從事知識與經驗之整理工作，西洋部份，各國大體已具有成果，我們所要作者爲對中國部份之澈底的清算，對西洋則僅須就各國自己清算的成果爲精華之攝受，故我們從事此工作時，對西洋部份，不必與中國部份經過同樣繁重的過程。

中西文化之清算攝取與配合及世界文化之創導等工作綱領總表

序程	法方成達	法方成達	法方成達
範圍	中國文化體澈底之清算	西洋文化體精華之攝取	續之時間

集	總要	中國圖書大辭典(上欄為本欄之準備工作)	世界名著辭叢
	校理	中華一切藏 重編道藏(本欄為下欄之準備工作)	世界參考書舉要
目	治	指引組：書目答問長箋 指引書目進退表 新書目答問 提要組：四庫大辭典 四庫總目別編 四庫失收書考 清代著述志 民國以來出版新書總目提要 考訂組：僞書考 竊名著考 佚書考 佚名著作考 禁書考 官書考 方志考 合撰書考 增訂書考 考 刪節書考 經籍引書考 經籍別名考 板本組：叢書大辭典 叢書子目類編 圖書板本大辭典 圖書板本類編 墨本考 書影匯編 書目彙編組：歷代經籍志 地方藝文志 專科著述志 徵引書目志 公藏圖書志 私藏圖書志 經籍 題記匯編 經籍雜目匯編 現存公私藏書匯目 傳記掌故組：作者碑傳集 作者別名錄 作者居處名錄 圖書徵賦類編 特種著述組：釋籍考 道籍考 回籍考 耶籍考 四教以外各教經籍考 滿籍考 蒙籍考 藏籍考 苗籍考 五族以外各族經籍考 華僑著作考 外人僑華著作考 漢譯外籍考 外譯國籍考 四裔著作考 外人關於中國著作考 金石圖譜組：語石長箋 歷代金石志 地方金石志 金石徵賦類編 金石大辭典 金石景徵 石經集 錄 帖錄 圖譜錄 書畫著錄考 序列組：圖書論文標準類典 圖書論文標題大辭典 體例組：撰著學 編輯學 翻譯學 箋注學 補訂學 序列學 檢字學 類例學 標題學 著錄學 提要學 書評學 傳記學 學案學 典藏學 板本學 校勘學 考證學 表譜學 引得學	世界名著辭叢
	集	經：羣經長箋 禮書通編 樂書通編 字書集成 韻書集成 羣雅長箋 文法彙典 史：廿四史校注 羣史繫年 方志考索 政書通編 歷代紀事本末 譜系通編 歷代碑傳集 子：諸子長箋 歷朝學案 類書攷索 譜錄攷索 藝史長編 筆記集成 小說集成 集：全歷代文 全歷代詩 全歷代詞 全歷代曲 俗文集 文史長編 詞譜集成 曲譜集成	世界參考書舉要

納	名	中外綜合大辭典(漢字為主國內國外其他文字附於後)	世界名著辭叢
	類	辭典 哲學宗教百科全書 文學藝術百科全書 歷史地理百科全書 自然科學百科全書 應用技術百科全書 (全部總名為「世界百科全書中文版」)	世界參考書舉要
空	時	國民 政治編年史 經濟編年史 學術編年史 社會編年史 歷代人物年譜 郡邑建置年譜 邊疆年譜 國際關係年譜 史國 各省政治志 各省經濟志 各省學術志 各省社會志 分省人物傳 地方志 邊疆分區志 與各國關係分國志 通史 政治史類考 經濟史類考 學術史類考 社會史類考 人物類考 自然地理類考 邊疆類考 國際關係類考 纂稿 綜合引得(通纂止於清末史稿起於民初斷限雖異體制不殊)	世界參考書舉要
	時	從中西兩文化體之去取配合以進於世界文化體之創導	世界參考書舉要
衡	型	人類生態史 史觀論 史法論 史料論 史籍論 史事論	世界參考書舉要
	造	哲學宗教文學藝術諸百科全書通論 歷史地理社會科學諸百科全書通論 自然科學應用技術諸百科全書通論 真理與人生 人羣與國民 自然與利用	世界參考書舉要
證	論	天人 律動論 覺性論	世界參考書舉要
	層	知審行論 集納衡證法	世界參考書舉要

事	辭	「集」之一目型 「納」之全部	世界參考書舉要
	典	「衡」一證一兩全部 「集」之一書一型建議政府及關係學術機關進行	世界參考書舉要
業	建	出版合作社 製圖合作社 文化電影製片合作社	世界參考書舉要
	化	印刷工業合作社 造紙工業合作社 文具工業合作社	世界參考書舉要
修	文	科學標本模型儀器合作社 古器風物美術品實物及模型合作社 兒童恩物合作社	世界參考書舉要
	界	報社 通訊社 服務社 文化銀行 文化保險公司 文化運輸公司	世界參考書舉要
已	館	研究院 大學 函授學社 學術諮詢處	世界參考書舉要
	建	圖書館 博物館 美術館 戲曲音樂院 廣播電台	世界參考書舉要
行	世	世界文化建設同志會 世界文化建設合作會議	世界參考書舉要
	化	世界文化建設同志會 世界文化建設合作會議	世界參考書舉要

望	社	「集」之一目型 「納」之全部	世界參考書舉要
	會	「衡」一證一兩全部 「集」之一書一型建議政府及關係學術機關進行	世界參考書舉要
希	建	出版合作社 製圖合作社 文化電影製片合作社	世界參考書舉要
	化	印刷工業合作社 造紙工業合作社 文具工業合作社	世界參考書舉要
界	文	科學標本模型儀器合作社 古器風物美術品實物及模型合作社 兒童恩物合作社	世界參考書舉要
	世	報社 通訊社 服務社 文化銀行 文化保險公司 文化運輸公司	世界參考書舉要
自由	社	研究院 大學 函授學社 學術諮詢處	世界參考書舉要
	會	圖書館 博物館 美術館 戲曲音樂院 廣播電台	世界參考書舉要
大同	世	世界文化建設同志會 世界文化建設合作會議	世界參考書舉要
	世界	世界文化建設同志會 世界文化建設合作會議	世界參考書舉要

上述工作如有全部完成之一日，或慮其分量太繁重，那末我們爲適應各級不同之需要起見，可用金字塔式，從其假設有四十萬萬字的全書中，選擇其重要者爲四萬萬字之第一級簡編；再選其重要者成爲四千萬字及四百萬字、四十萬字第二級及第三級第四級簡編；而終成一本可放在袋中的每人必備之經典。

知識與經驗之清算、攝取、配合，是我們想像的工作的止境麼？我們敢大胆的說，實僅以之爲獲得最後真理與創導一新的世界文化之過程而已。辭典館的同人和同志，曾將所作和所希望的事業綱領，列成一總表如下（現另排插訂於本頁前）：

四 石曾先生的學典方法論和我寫作「爲李石曾先生而夢」的動機

上述計劃，不過就古今中外學者之工作與意見加以配合而已，然已不能逃避「僭狂」二字之聯在我的姓名之上了。這計劃不惟非我一人所能完成，且非那小小的辭典館所能完成，而是一切學者之共同責任，和廣續不斷之世世代代的共同責任。我在其中，自亦應於其能力所及的範圍內，致力其局部的進行。上面所提爲一草案，並非謂爲一不可移易的決定。蓋有草案始可討論以成方案，倘責提出草案者爲欲一人完成此方案，而誣以不自量，那我就蒙受莫大的冤枉了。但在我既願以此生努力於這工作的開始，而又無力使每一學者皆參加這工作時，亦惟有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愚公移山，精衛填海的方法，來從事這比長城、運河更艱巨

的工程，而砌其第一塊磚，挖其第一方土。十五年來寢於斯，饋於斯，未嘗一日離，甚至被圍繞於夢寐中。

抗戰開始前的七年半內，在艱苦的環境中終於出版了二十餘種、一百餘冊、三千幾百萬言。抗戰開始後，其艱困益甚，而其編撰工作，仍始終未因之而中斷。連同抗戰前編撰未完的書稿，實在一萬萬言以上。這些我們都不滿意，因為受各種條件的限制，僅能視為對此工作的嘗試和草創而已。我們除為熱烈的信仰之所驅外，亦實欲以此試構其思想與事業的全體系，並獲得實際工作的經驗，兼以之開風氣、求同道。這十五年中因此獲得許多友人的同情，予以精神助力者甚多。有兩位前輩，尤令我感念難忘，一個是離我長逝的高夢旦先生，一個是為學與運動奔走聯絡於世界各國的李石曾先生。

當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我應石曾先生之約，由重慶乘飛機往香港，專商我們計劃之試為較大規模的推進。而未及執行時，太平洋戰爭即於十二月八日爆發了，一切計劃都成泡影。這天日軍奇襲珍珠港，石曾先生適自香港乘飛機往美國，途經檀香山，因而停留不能前進，而我則陷於英日港九砲戰的陣地內。在香港為日軍佔領後一個月，始化裝為難民逃出虎口。回想整整十年前，夢旦先生為了我們的事業約我赴滬，住於虹口，不數日「一二八」之變作，陷於日兵的槍林彈雨中，又復無所得食，如此七日，始由友人入甕脫險。恰恰十年後，又遇此變。使我益信『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之說。這是我為專業所遭遇之第三次的生命危險（第二次為一九三九年為籌設「中國教育全書編纂處」應教育部約赴渝，適於是晚及次日遇「五三一、

「五四」大炸轟，從滿城大火、遍地屍身中倖存其生命）。

這時辭典館在京滬基金，既被凍結，而後方物價，又復猛烈上漲，當我自香港歸川之際，館中經濟已到山窮水盡無法再行維持之時，而我決不願接受出買意志自由的資助，亦不願辭典館因任何打擊而中止其事業的進行，在種種疲於應付的圍繞中，忽接十二月五日石曾先生自赴檀香山飛機上寫寄北京的一封長函：

家駱先生
慧可夫人同鑒：

前幾個月擬寫「辭典家紀念冊」奉贈，原意欲寫此冊較長，臨行竟至無暇，又不肯爽言，遂于臨行之夜，匆匆寫了疏少的幾頁，不能盡所欲言于萬一。今在太平洋飛機中無事，對於「辭典家紀念冊」種種的思想，正如俯首下望雲水蕩湧一般，因即隨筆寫出寄上，擬請暇時代錄在紀念冊上，何如？

十八世紀狄岱麓先生及其同志，發狂似的作了那部空前的大百科全書（他在另一作品中說到：『狂病與天才相關』，後世嘗引此語為罪犯心理學家龍伯叟的名言，殊不知狄氏早已說過），成了世界上的絕大誘發種子，至今還無止境。最近一世紀中，邵可侶先生等有「半打狂人」之稱，發行了「新時代」刊物（中文「新世紀」是他的譯意），他自己寫許多書，尤以兩部大書為最著，即是「地與人」、「人與地」，合起來共二十五巨冊，亦不下于狄氏等多人所寫的數量。這「半打狂人」繼續着狄氏發酵。我們自命為「新辭典家」或「新百科全書家」，亦不過是世海中的一波，倒轉過來說，世海是至大無外的，其中因包含了無數的至小無內發酵微菌——即是古今中外的「狂人」，這許多「狂人」，相乘起來，遂成了不知所止的世界。我今天能渡太平洋，亦正是受發明家「狂人」之賜。我們受多「狂人」之惠，

不可不自作「狂人」，聊以稍盡些應有的義務。我們自認爲「狂人」，亦就是自認爲「天才」。無所謂妄自菲薄，亦無所謂妄自尊大。亦不過如新陳代謝，世世相傳而已！與我同一時代的「狂人」，正復不少。民國成立之前，孫中山先生即是人所指爲的一大「狂人」，不久那革命已實現了！張靜江先生的革命與建設，亦發過熱狂，關於他助革命的熱，孫先生已會筆之於書。至於他的鐵道，有一日作南華中歐鐵路之想，不幾年今日中印鐵路已在計劃中了！我的立體百科全書與動作百科全書，誰不以爲夢想，惟楊先生不以爲非，楊先生與我是「狂味相同」了！

我提議創設了世界社，卅五年來得許多師友之助（吳、張兩先生爲最力），成了雛形。依着吳先生世界須三十年爲歲的話，這三十五年的世界社，不過降生一歲半罷了！這世界社即是我所希望的立體與動作的百科全書。惟可惜他太弱小了！雖然這一歲半的稚子，却已作了不少的狂夢。那弱小的拳，也把握了不少的玩物。他喜歡那些不關自身生命的玩物，比吃奶還急不可待。由此我十分相信楊先生「學而忘食、工而忘食」是千真萬真的經歷之談！

我組織世界社——欲其成爲立體與動作的百科全書——因而無事不舉，由出版而至於學術教育；由理論而至於應用與經濟；由戲曲的舞台而至政治社會的舞台，無所不爲。類於此者不可勝書……。不僅爲路人所譏笑其狂愚，且時爲同志與友人所不能了解。最末一點，乃吾苦衷之所最難形容與排解者！一切一切，立體而動作的百科全書中，豈能無之？在此一切一切中，當然有銀行等等金融機構，友人同志多笑之，一日吾能援將失敗之世界書局而置之於安全，吾乃聊以自慰而自信「實行的百科全書」非妄想了！數年後，吾乃復有運用金融與書局機構以助楊先生完成其偉大刊物之可能，自喜此爲試驗之又一良機，且將促進計劃而尚未成之「世界百科全書」，乃快而又快者。惟惜事之草約初訂，吾即有歐美之行，不及觀成。深恐友人同志僅見局部，過於「實際」，而不能卒成楊先生與我共同之思想，此爲途中所

最懸懸不能自安者。吾之寫寄此稿，實不僅紀念與感想而已，更尤以立體與動作爲要素。換言之，不僅有與楊先生合作之意念及已簽定之函牘與契約，且必使之實現。使中國百科全書與世界百科全書成爲偉大之體積，置於千百箱中，置於世界上圖書館千百架上，成而爲立體，成而爲動作。楊先生與吾友主持金融主持書局主持學術機關者，必將思想變而爲事實，將紙上之諾言，變而爲具體之事物與效能。此吾且望于楊先生與諸友者！

楊先生實具偉大之思想與毅力，能與吾合作，共爲百科全書，由中國而世界，由書面而立體而動作。惟各事之始，自今爲起點。吾願贈言于楊先生曰：如遇我所介紹諸友之善意合作與助進固佳，萬一不然，亦望萬勿稍懈與灰心，此事必底於成無疑。此不獨爲一年試作關係，而且爲一切之關係，想楊先生必了解我之意義與熱誠，而能以毅力成之！

吾又進一步曰：吾雖抱老當益壯之志，但已六旬而強，吾志無涯，而吾生有涯，設吾仍能長生，將繼續爲函札，爲動作的百科全書，否則此紙亦即一遺囑，由此文件予楊先生以世界社所有的精神與物質的力量，完成中國百科全書，並完成整個世界百科全書，然後更進而走那立體及動作永久不止的活百科全書。換句話說：從此楊先生參加我們世界社的事業，積極的主動的作其幹部之一，在我的一方面，已決定我們的合作！家駱先生
慧可夫人願接受我這項誠懇的函件否？此頌

雙安

弟李煜瀛敬啓

三十年十二月五日到檀香山之前一時

此項函件，同時致世界社及其秘書長齊雲青先生。

煜瀛又誌

這誠摯的長函，使我重賈餘勇，將辭典館在困難達於極端的情況下，獨力支持，使其工作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至結束的三年多內，從未間斷。最使人不能相信的，即自辭典館成立之日，以

至我現在執筆爲文之時，除我的家庭對辭典館捐入一筆基金和我曾爲辭典館舉過少數的債務外，從未接受任何人金錢的資助，抗戰中尤不欲奔走於爭名爭利所必至而具有朝市兩重資格的重慶。石曾先生這封信的精神感召力，是如何的偉大啊！

此後更使我興奮的，是石曾先生於抵美後，從一個百科全書事業的提倡者，進而成爲百科全書事業的從業者。他提出了「學典」的新譯名；發表了 *Introduction To World Encyclopedia*。在我們的隊伍裏，有這樣的一綑有力者領導於前，使我們覺得我們的事業更接近光明了！

當中國思想界正掙扎於深沉的黑淵中，一九〇六（光緒三十二）年石曾先生與其友人吳稚暉張靜江先生籌創辦世界社，孫中山蔡子民兩先生力予贊助，社址設於法國巴黎達盧街（Rue Dareau）二十五號，以中文出版「世界」雜誌和「近世界六十名人」等書，灌輸中國思想界以正確的世界觀念，並漸致力於世界性事業的興辦，於是照破了那深沉的黑淵而誘發了世界學典的萌芽。如「立體的百科全書」和「動作的百科全書」，皆石曾先生所提出，且以畢生之力去實踐的。

一九四三年石曾先生發表 *Introduction To World Encyclopedia* 於紐約，不但對世界學典提出一比狄岱麓及其後各學典更進步的體裁，而且建立了「世界學」的礎石。使我從石曾先生的著作中，證驗了自己的見解，尙不大謬。

從石曾先生的 *Introduction To World Encyclopedia* 中，和他寫給我的信札，尤其是

最近他回國來五個月內逐日晤面的長談，使我窺見他那萌芽於四十年前而近更嚴密的學典哲學和方法論，是如何的偉大。不惟過去我所感到的學典方法論的困難問題，至此皆迎刃而解，而且實不愧爲人類史上最重要的發見與創造。我在拙著「自由世界廣論」中曾分十項說明其要點如下：

章爾斯說：

世界學典並不足以解決世界問題，但苟無世界學典，則世界問題更無解決之望！

這幾句話成立的理由，後面有所申說。在他的一生，寫「許多名著，可視爲學典的一部份，但他究竟未曾建立一個完整的學典哲學和方法論，而爲學典從業者所採用，在這一層上，石曾先生首先確定了世界學典的任務，如下圖所示：

世 界		
宇宙之質力	精神之智能	羣體之互助
自然世界	學典世界	大同世界

自然世界有如在大江的北岸，大同世界有如在大江的南岸，學典世界有如橫跨南北岸的大橋。我們立於北岸，想到南岸，自非走上此橋不可。走在橋上，固非已到南岸，但不走上此橋，更無到達南岸之可能。章爾斯對學典的歌頌，於這裏纔能獲得其具體的理由。

世界向無窮的未來繼續發展着，而無有止境，真正代表世界的學典，亦應向無窮的未來繼續發展，

而無有止境。無論英國學典如何努力增出新版，活頁學典如何增出新頁，均不能與此發展並駕而前。所以第二、石曾先生確定了世界學典每冊自爲一單元，可以獨立，與其他學典全部爲一單元每冊不能獨立者有異。這世界學典，逐年逐月逐日均可增出新冊，已出者亦可隨時改編重印，人類不滅，世界學典亦無出完之時。但因自爲單元，更無厄士等出至一百五十一冊仍非全書之病。至於活頁，表面上補充固極容易，但一方面使讀者過於紛擾與不便；一方面日久必使知識祇成爲各個單體，而不見其聯合配合及融合的整體，故其法似巧而實拙，不爲我們所取。

世界不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或一種文字一種思想所統制的世界，在沒有演進至世界國、世界族、世界語文、世界思想時，所以第三、由石曾先生發動各國各族以各文字各思想同時分頭編印，互相譯述與引用，聯合起來，則爲一整個象徵世界的學典，分開亦爲各國各族各文字各思想的學典，對世界性與自由性可謂兼籌並顧。他常說：「狄岱龍、韋爾斯、李石曾皆是世界主義者，但如各用其文字來編學典，總不免側重於法國英國中國」，所以他要世界各地普遍的發動了這樣的運動。倘用此種文字編印一學典，他種文字學典無全行譯述的必要，那末，此種文字的學典，可於書前另用他種文字寫一簡編，以備他種文字讀者的需要。

世界是「至大無外」「至小無內」的，但現在觀測所及，大亦不能大過半徑九百億光年的一個圓寰，小亦不能小過組成原子之五子。圓寰之外，五子之內，即在不可知之列。即圓寰與五子間，人類所知道的實亦不及其億萬之一二，所以一部無論大到千萬冊的學典，實亦不能包括一切而無遺。所以第四、石曾先生主張每冊自爲單元，題目可大可小，續出不已，隨知識的增長以增長，這纔是真正表示知識世界的學典，而無其他學典之凝成固體不肯長進的毛病。

一部普通學典，其書中固不必限定於一種思想，但既然對每一命題命辭祇有一條，在這一條中因寫

作人自己立場關係，則至少每條有不受限於一種思想之嫌。於是一部普通學典，在整個學典中雖顯示了其自由性，但在每一條中，却不免自有中心。既有中心，或不免妨及讀者自由思想的發展。所以第五、石曾先生主張世界學典每冊雖各有主題，共同題者亦無妨更有多冊，使思想不同的作者，可各以其思想論述相同之題而並行不悖，讓讀者自爲去取，不爲之作暗示的選擇。

讀者到此不免要問：「各冊自爲單元，這樣豈非距木耳茲所謂的整體更遠」？所以第六、石曾先生以爲整體是有層次的：就地球言，地球爲一整體，而地球對太陽系言，則地球爲整體之一部份；就太陽系言，太陽系雖爲整體，而太陽系對其所隸之一銀河言，則爲整體之一部份；就某一銀河言，一銀河雖爲一整體，而某一銀河對其所隸之某片光雲言，則爲整體之一部份；就某片光雲言，一片光雲雖爲一整體，而某一光雲對宇宙言，則爲整體之一部份。一切知識，均可向外向內如此類推，狄岱麓學典以至英國學典，固然包括宇宙很多的知識，但是否已極盡向外向內推展的能事？如若沒有，那他們雖在書體內表示了知識的自由與聯合，而在書體外仍表示了知識的統攝與凝固。現在我們在每冊內有一篇通論，構造每冊所容辭典各條的知識整體，而這一冊則爲其層次較高一級中的辭典的一條或數條，如學典中有「上海」一冊，而在「中國」一冊中，則上海僅爲其辭典中的一條或數條；至於「亞洲」一冊中，中國亦僅爲其辭典中的一條或數條；「地球」一冊中，亞洲亦僅爲其辭典中的一條或數條，如此可上推「太陽系」、「銀河」、「光雲」等冊，以至「宇宙」或「世界」之總冊。所以整體問題和單體問題，在我們的世界學典中是同時解決了的。

知識與經驗的敘列和檢索，有混然一體的「通論式」和「時」「空」「類」「名」四種分列式，以及圖表等補助式。一般學典僅側重「名」式，即「辭典式」，美國社會科學學典增加了「通論式」。過去學典特重「名」式，此自有其理由，但按時間、按空間、按類別，於敘列檢索時在某一方面實亦有其

必要，所以第七、石曾先生在世界學典中，於通論辭典二部外，加綜覽一部，將須按「時」、「空」、「類」三式及圖表等認知與檢索者歸入此部，每冊成下圖所示：

學 典			
全冊之融合	單體之聯合	交錯之配合	
通	論	辭	典
		綜	覽

一般學典中，對於古今名著，雖在書內時常引用，但引用是選擇性質，終難使讀者窺見原著的全貌。換句話說：讀者所見祇是學典編著者的說法，而非名著原作者的說法。所以第八、石曾先生於每一名作家或名著，擬為之各出一學典專冊，即以原著列於通論的地位而以注釋引伸列於辭典的地位，又以研究比較列於綜覽的地位，不惟彌補了一般學典中難見原著全貌的缺點，而且開創了研究專著及注疏的新體。

當一著作者寫作學典時，隨其思想的發展，振筆直書，往往不能顧及學典的體例；而為學典體例上必要的條件，編輯者不免為之整理，此項整理在體例上雖合於學典，而於著作者的本意，不免走樣。所以第九、石曾先生在世界學典綜覽之部印入著作者原稿之與編輯時出入的部分，稱「自然本」，摘印若干頁，以存著作者之本來面目，此為他種學典絕無的優點（關於「自然本」的功用，尚不祇此，石曾先生另有論列，此處不及詳述）。同時將自然本之原稿或照片全部設圖書館專為收藏，以備專門研究者就館閱讀比較。

第十、我們將一述學典外形的特點：世界學典各國家各民族既可用其所習用與所愛用的文字，分頭編纂，分頭出版，但是不惟體裁大體一致，即書式亦均一律。可陳列於一書架上，而無參差之感。均將分印「圖書館本」和「袖珍本」兩種尺度；同時圖書館本及袖珍本又各有「精裝本」與「普及本」之別。每冊分量最多不超過一千五百頁，倘其內容文字為一千五百頁所不能容納時，即分析為兩個以上的獨立單冊。因為每冊自為一單元，可以獨立，所以一方面可以分別再版與重編；一方面可永遠繼續，增出新冊，以至於無窮。然隨時選置，亦無不完之病。

從上述十點上，讀者當不難想像世界學典的輪廓。到此我們可以姑且替「世界學典」下一定義了：「世界學典是聯合時間（世）、空間（界）、各學科、各事物部類（學）、各名辭、命題、符號、圖表（典）等，根據新的宇宙論、認識論、方法論，而更貫以新的世界哲學，以成為包括一切時、空、類、名的大書」。易言之：「他是以文字圖表等表示出而且條理出的完整世界」。亦可說：「他是根據世界自由聯合學術無窮演進的精神與內容，集哲學理論、古今原著、各國史誌、百科辭典、類書、叢書貫合而成的巨籍」。這巨籍是「自由的知識世界」，說得更具體點，是「自由的學典世界」，牠將為創導自由的大同世界之橋樑。

此外我們更將設立與學典配合的圖書館、博物館、自然景象園、電影製片廠、研究院、大學、函授學社、學術諮詢處、報社、學典服務社……等等，一方面供讀學典者以便利；一方面將學典立體化動作化，以至於社會事物制度的改造，而到達學典式的自由大同世界之建立。

世界學典是自由的大同世界之實驗室中的工作，牠於宇宙間的萬體、萬象、萬事、萬念，編著者各依其質量自由而平等的敘列着，並沒有說出或暗示其個人或一個團體的中心意念，來支配每一讀者思想發展的方向。反之，極鼓勵讀者以自由意念去自己發現一切。然而當那煌煌巨冊陳列於每一讀者的書案

之側而供其自由翻檢時，他們覺得在學典所含的一切知識與經驗中，最令他們一致感到興趣的，是古聖先哲對人生真義和理想社會所掀起的思潮；是科學家對各種質能發現後應用的構想；是社會運動家、政治家、應用科學家對某一現實應付的策略和技術；是歷史學家、地理學家、社會科學家對歷史發展趨勢、社會病態構因、和人力物力蘊藏量以及環境限制極度的指出；是文藝家對美的贊禮和惡的詛咒。查到有關的一條時，自然會在那裏運思，愈運思則愈要查，如此愈查愈思，愈思愈查，一切一切，盤旋於其腦際而不能去。

人類世界的一切，如何由惡的到美的？如何由現實經過策略技術而達於理想，和其中必不容忽視的可能性與過程之配合的問題？……這些既使每一讀者在考慮着居然漸漸從每一個人自由發展的思想中，走向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的終點。

因為他們在學典中獲得累世堆積和異域匯流的知識與經驗之全部，并其在整個配合所顯現的去取、批判以及冶鑄、創導之新的啓示，自然會知道什麼是最真的學術？什麼是最善的社會？什麼是最美的生活？其思想乃由個人解放到社會；由區域解放到全體；由民族解放到人類；由國家解放到世界；由私有解放到共享；由馴服解放到自由；由階級解放到平等；由仇視解放到博愛。不惟覺得非如此不能犁然有當於此心，而且覺得非使意念的、紙面的變成立體的、動作的不能安然有洽於此懷。這種力量，沛然莫禦，如決江河，衝破了民族、國家、財產、權勢、階級……的藩籬牢籠，奔赴於自由的大同世界。

因為狄岱麓曾寫過一本「達倫貝爾之夢」，引起我寫這本「為李石曾先生而夢」的動機。本來在抗戰居川的七年半中，除了繼續從事史纂百科全書的編譯外，曾寫了十部最難着筆的書，包括四個描繪的「輪廓」：

「人類生態史」的輪廓，
「真理與人生」的輪廓，
「人羣與國民」的輪廓，
「自然與利用」的輪廓；
四個捏塑的「雛形」：

「律動論」的雛形，
「覺性論」的雛形，
「知審行論」的雛形，
「集納衡證法」的雛形；

兩個試擬的「草案」：

我們的終身事業——中西文化之清算、攝取與配合，及世界文化之創導的計劃，
初期公社論。

這十部書中充滿了論辨、引證，尙待重加整理，始能發表。茲擇其要點寫成三十六篇記夢式的小說，在「爲李石曾先生而夢」一總名下先行付印。因爲這種文體，可以直接提供其結論，而不必顧及那些使人煩厭的論辨和引證。可以說是輪廓的輪廓，雛形的雛形，草案的草案。不過有兩點，應先向讀者聲明：

一 學派派哲學方法論及其對文化工作的計劃，對社會前途的希望，是要由許多從業者共抒偉見，

始可圓滿的完成。但是石曾先生從事學典式的世界運動，已四十年，我亦一日未嘗間斷的從事史纂的工作二十年，同時從事學典的工作及學典式的事業十五年，那末，以一從業者的資格，集納古今中外的學說，加以融貫與創造，提出其具體意見，以供討論，並以實際所編者以爲佐證，亦實義不容辭之舉。但這並非說學典派哲學和方法論必如這想像，凡學典編著者必踐履這草案而不能或踰，因爲其他從業者苟提出更有價值的意見，必爲我們所尊重。爲避免讀者誤會那世界學典是我們「一家之言」，所以不得不特予聲明。

二 我們會將我們所想的求教於許多友人之前，得到的益處，着實不少。但亦會遇到一些人，他以爲（1）你們既非古人，又非外國人，那有創一思想與事業之新體系的可能？或者（2）指出其一二點，不是古人所已說，便是外人所已說；他覺得實無再說的必要。而且（3）在此學術分科、事業分工愈細之時，此種構造萬有以爲一的思想與事業，是否必要？是否可能？尤成爲其疑慮的中心；他們且勸我們不如從事一專門部份之爲愈。在我這些夢中，也有一夢是針對這三點而發。這裏亦可先道其略：（1）因自信心的喪失，而有此想頭；又因此想頭，以阻遏新思想與新事業的發展。（2）這個體系原由古今中外相關的思想與事業經集、納、衡、證的過程而構成；一切相關的思想與事業，皆會予以相當的影響。故從其局部說，皆爲他人所已言，從其整體說，則爲他人所未道。此體系如有價值，亦應在其鏗鏘局部以成的整體；而此整體則自信爲一全新的創導。（3）一所飛機廠，他用其他工廠所造之發動機、螺絲、金屬材料、玻璃……等以配製爲飛機，製造發動機者爲專業；配製飛機者亦爲專業。學典利用分科研究者的結論爲材料，而配合爲一體，分科研究者爲專業；配合爲一體者又何嘗不是專業？近代學術紛歧矛盾之點及相互發明之點，均有待此配合而爲澈底的解決；故分科與分工愈細愈佳，而配合爲整體則愈全愈佳。所以狄岱麓說：「學典不是一個天才者著書立說的成品，而是一切天才者收獲的結集」。固然

，工程太大，然而我們不是希望我們這一代把他完全弄成功的，牠將永遠繼續不斷的編下去，永無完全成功之時，而亦無時不是在完全成功之中。

既然這許多狂夢，多由石曾先生所誘成，故以「爲李石曾先生而夢」爲書名。謹以之獻於石曾先生及諸友之前！

本文前三節，係民國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爲紀念辭典館成立十三週年紀念而作。三十四年三月發表其前二節於新中華雜誌復刊三卷三期。八月十日日本要求投降消息至，補寫最後一節以冠北泉是日印成之「爲李石曾先生而夢」初版前爲引言以誌慶。三十五年一月二十五日撰「自由世界廣論」，發表於「自由世界論文集上海新刊」中，復有所推闡。同時據此「自由世界廣論」將此引言全篇加以修正。二月十五日改畢並記。



A541 212 0018 4134B

贈金陵楊家駱

文獻中原屢播遷，君家三世歷真傳，向歆絕業終條
理，狄麓岱服爾覃思證太玄。墜簡幾經千劫在，孤懷
長對一燈圓。相逢湖海休嫌晚，黃絹初裁各少年。

蘇淵雷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出版

世界集刊 狄岱麓與李石曾

實價國幣三百元

外加運費匯費

著者 楊家駱

主編者 李鴻球

發行人 李煜瀛

世界書局有限公司代表人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李鴻球主編

世界集刊

★已出左列四冊★

狄岱麓與李石曾

真理之神

琉璃江旁的琉璃宮

雅蘭亭的聖誕老人

★世界書局發行★

楊家駱著